

# 掌印

那天上午我從老家那兒正準備返回住處時，父親喊住我，他從抽屜裡兜出了一個暗紅色的絨裡袋子，袋口的線繩已不復見，裡頭落出了一枚玉色的印章，上頭刻的是我的名字。印泥將章的前頭染成了暗紅色，陳陳舊舊的氣味，像透進玉石裡頭模糊的光，像藏匿其中一道細細斜斜的紋理，悠悠然散溢著。

「一會兒再走，留下來喝茶。」

小瓦斯爐上的開水嘩嘩啾啾，父親道著。

即便是我們都長了，他仍不改指令式的口吻，但我聽得出他語調裡的柔軟，一如他掏出那枚印章時的神情，無從窺知的幽微與深邃。

我將斜在肩上的提包摘下，抽塊軟墊席地而坐。越靠近地面，榻榻米淡淡的藺草香氣隨即襲了上來，瞬間有種恍惚之感。或許是甚久未嘗和父親如此靠近且單獨的相處，我竟侷促得不知如何與他應對。而父親呢？面對十九歲便離開家的女兒，父親會不會也同樣的不自在？甚至不知如何與我相處？想到這裡，我心虛的低下頭，閃避父親一貫凜凜的眼神。

離開家非是迫不得已，唾手可得的青春縱容人輕易的揮霍。初為大學新鮮人的我，面對意外考上的學校及索然無味的理工學程，一味叛逆的想逃離，父親當然不允，幾經爭執，我負氣的兀自收拾行李，對著父親大喊，「了不起我自己養自己！」然後帶著悲壯的心情奔逃出家門。我真

如願休學，但也一併離開家，一去便是六、七年。

爾後與父親之間的敵對關係雖已冰釋，然還是隱隱的感到有一層薄膜阻擋在我們之間，我想我離開時的眼神，一定很決絕。時至今日，我雖三天兩頭往家裡去，也總沒忘拎著點心讓父親甜甜嘴，看他樂得開懷，於我始終愧疚的心緒也稍能釋懷。但我猶記得，一回我在住處大展手藝且邀約家人一同共襄盛舉，母親和姑姑、姑丈全來齊了，獨不見父親。他們說是家裡來了客人，父親正忙，看是沒法到了。

微妙的張力就這樣攫住父親與我，維持了很多年。

再次和他促膝而坐，空間顯得分外狹仄。父親熟稔的挾著抹布提起滾燙的水壺，將燒好的開水澆上帶有咖啡色光澤的茶壺。恍若無聲的對白如呼吸太過乾澀的空氣，我始終將目光聚焦在他忙著砌茶的雙手之上。父親的手吶……，我已許久未曾如斯專注的端詳它。

父親是斷掌，並非相學裡考究的那種，是紮紮實實的斷掌。他的左手僅剩下大拇指和半截的手掌，像是被一刀刀俐落的從掌間切下那樣，餘下詭異的形狀。斷掌處浮了一層厚厚的疤，像是沾了膠水而胡亂黏上去的一大塊什麼。父親的手經不起力道太強的碰撞，故此他總是戴著母親特地為他縫製的手套，深藍色棉布，僅僅露出大拇指，其餘部分塞填棉花，乍看之下，頗像廚房裡常見的隔熱手套。

也許看慣了的緣故，幼時也並不察覺父親的手有任何異狀，甚至兀自的揣想應該每個人的父親，都有這樣的一雙手。反倒是躺在櫃子裡的那一裝有父親遺下的手指的玻璃罐，每每總引我佇立其前，端望許久。

「那是把拔的手喔！」

有回母親見在櫃子前望得出神，湊過來指著玻璃罐和我「介紹」裡頭

的內容物。當時我年紀尚小，未能學會驚懼，畢竟那罐子裡的景象，現在一經回想，都難免引人哆嗦。目光穿越厚沉透明的玻璃可以看見褐色的福馬林中泡著四節手指，由於不耐長期浸泡，手指已經腫脹得看不見關節的隆起處，像極了肥厚的芭蕉，成串一動也不動的浮立其中。

「那把拔的手為何會在罐子裡呢？」

孩子的問題多半天真卻直指核心，面對我的提問母親似乎早有準備，她挨下身子來，兩手搭在我的肩上好讓我向著她。母親說呀，把拔的手指頭們不合群，他們不想替把拔工作，只能泡在黃黃的福馬林裡才不會壞掉

啣！

「才不會壞掉啣……！」

彷彿留下了什麼伏筆，我總以為，等罐子裡的手指們想通了，自然就會回到父親的手上，還不就是遲早的事。

直到某次搬家，無意間我聽到母親和父親討論著是否將哪一玻璃罐一塊兒帶到新家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魯莽的哥哥一個踉蹌踢翻了那一罐子，玻璃應聲碎裂，褐色的液體嘩啦嘩啦的湧出，福馬林刺鼻的惡臭瞬間瀰漫，那約莫是我聞過最臭的味道，藥水的氣味直貫腦門，伴隨無可言喻的不適感，母親趕忙將我們驅離，說是藥水的氣味嗅多了傷身，自己則信手找來了口罩，蹲在地上收拾滿地的殘骸，當然，也包括隨之跌落的那四隻手指，父親的手。

那時我才得以清晰的瞧見它的模樣，雖然形狀並不鮮明，顏色略深，但一看就能辨得那是殘餘的肢體，它橫臥在客廳的磨石子地上，合著四處的凌亂，乍看之下宛如是某某兇案現場。不知是否因為那一幕過於驚駭，抑或福馬林濃嗆的氣味許久無法散溢，我感到一陣噁心，將殘留在胃裡的食糜嘔了出來，此舉引來父親一陣斥喝。我躲回房裡，雖餘悸猶存，但心

底也似乎隱隱的明白，父親的手再不可能接上了。

破碎的玻璃罐一如我童稚的想像，當我獲悉真相時已是約莫高中時的事了。

一次作文練習的課堂上，老師要求我們寫下「我的爸爸」，我趴在桌上咬著筆桿，時光一下子跳回哥哥打破玻璃罐的現場，特別是那截手掌，我忍不住滿腦的疑惑，卻沒直接詢問父親的勇氣，放學後在母親的車上，我支吾的開口問了她，這次母親沒了防備，臉色一沉，卻也娓娓道出了那些，關於父親的手。

車子駛在慌亂的下班時刻，大雨傾盆，雜沓的街上一片灰濛。母親雙手來回旋著方向盤，刻意繞道，好延宕回到家的時間。

「你爸的手是給人家拿刀砍斷的。」

母親一句話打破了沉默，語帶負氣的口吻。

父親二十六歲的那年，跟著爺爺做生意，不料開車途中遇上了擦撞，雖然並無大礙，負責駕車的爺爺卻因此跟對方起了口角，父親見對方欺侮爺爺上了年紀，便下車與他們理論，豈知一言不合便拳腳相向，父親體格壯碩沒挨幾拳，想不到對方竟回頭翻開車廂，亮出了一把西瓜刀，「喇」的一聲父親半截手掌應聲落地。爾後的細節母親再沒多說，只知道送醫後的顯微手術並沒有成功，父親的左手就一直是我記憶裡的那個樣子。

記憶裡不只父親剩下的半截斷掌。

幾年前母親大病一場，醫生懷疑是子宮頸癌，母親為此住進了醫院。少了母親的家頓時失序，孩子們負責洗衣打掃，而張羅三餐的工作自然落到父親身上。

第一次看到父親下廚是我們連續外食了一週之後。傍晚時分，父親匆忙拎著一大袋的食材進門。父親買了一尾鱸魚，卻忘了要魚販替牠剝塊。我站在水槽前洗米，看見一旁的父親將手套褪去欲扶住砧板上的鱸魚，僅餘下大拇指的左手卻無從施力，遲遲無法將之固定。魚像是還活蹦亂跳似的四處溜竄，父親幾次想要下刀又將手抽了開，來來回回間我看見他的額際浮出了水珠，父親舉起右肩拭了拭臉上的汗漬，汗水不小心滴滲進他的眼角，父親難抵鹹腥的刺激不住皺起眉頭拚命眨眼，嘟囔起這魚實在太滑溜。

慢慢的，從魚身上溢出的血水開始在砧板上積出粉紅色的水滯，父親的手不時從魚身滑落到砧板上，濺得他上衣浮現一圈一圈粉紅色的印子。好幾次我想伸手幫忙，父親卻斥責此舉太危險，直要我讓開，以免被血水和殘下的魚鱗給噴濺。過了半晌，留下父親一個人的廚房終於傳出篤篤篤的切菜聲，他終究是順利的做了三菜一湯。那是唯一的一次，我看見父親為了我們與恐懼和陌生對抗，並且不惜顯露其拙劣，之於他向來嚴肅的形象和始終不曾卸下的尊嚴。也許我的在場於他如一無形的壓力，使他必須格外的小心翼翼，但至今我仍記得，步出廚房前的我轉身看見父親的背影，單薄的背心被汗水沁出的一片濕漉。

所幸隔日母親的檢驗報告出爐，證實了是虛驚一場，大家都鬆了一口氣，特別是父親。爾後父親又回復過往，不約而同的沒有人再提起他下廚一事。父親鮮少裸露左手甚至不曾提及他斷掌的緣由，日常生活亦皆能俐落的自理，特別是在爺爺過世之後。知悉實情的我們即便好奇也不敢探問細節。父親的手掌，那一凹凸不平的疤痕，似乎成了一枚特殊的印記，緊緊的嵌在我、我們的心上。

一回神，父親已在矮桌上為我斟好了茶，屋裡香氣四溢。他輕啜了一口茶，手裡仍握著那枚玉質印章，將它置於掌上蘊蘊的搓揉，然後將之收

進絨布袋裡，示意我收下。那枚印章其實並不陌生，年幼時我時常趁著父親不注意將它拿出來把玩，沾上紅通通的印泥任意蓋在所及的空白之處，牆壁或是書桌無一倖免，畢竟是刻著自己的名字哪，滿腦子淨是好奇和新鮮，但倘若被父親發現則必然挨一頓罵，他總是說，「因仔毋通手賤，若是壞去要按怎！」然後慎重的將印章鎖回抽屜裡。

而今父親將印章遞給我，我竟怯怯的不知要否收下。父親道著在我出生的那年，爺爺提醒他要給女兒將來留個紀念，便和父親到家附近的刻印店，訂製了一枚刻上我名字的章。父親談起往事入了神，他說家門右轉那條筆直的馬路原來是一片空地，附近人家常把雞隻放養在那，他小時候總有吃不完的雞蛋，空地裡的芒果樹每逢暑假必定結實纍纍，用力的搖晃枝幹，熟透的芒果便會叮咚叮咚的落下，爺爺要是見他又濺了滿身芒果汁液回家，一定會代替奶奶叨唸他幾句。但他仍然每年都會去光顧那棵芒果樹，直到長大後與母親結了婚，生下了哥哥，那片空地被規劃成馬路後才停止，隔年，刻印店便開在整齊的馬路旁，算算和我的出生或許是同一年。

我從絨布袋裡掏出了印章，上頭仍殘有父親掌心的餘溫，一如爺爺的身影始終在父親的腦海裡未曾消散。

若干年如一日，父親不曾為他剩下半截的手掌所帶來的不便而有過微詞，那些他兒時的、長大的記憶，包括那日為了爺爺和地痞當街拚搏的過往，全都被那層厚實如繭的疤痕收束在父親的斷掌裡，跨越兩代的印記伴隨著血脈的鮮紅落在白紙上，蓋印出我的名，我的姓。

我手裡握著印章，看著父親又砌了一壺新茶，那一刻，父親的斷掌輕巧的握住了提把，將茶緩緩注入我的杯裡，琥珀色的茶在杯裡蕩起了輕柔的漣漪，隨著茶色的轉深，彷彿穿越了記憶的甬道，他左手牽著我，穩健走過迢遠的小徑抵達校門口，在一片逆光下，舉起斷掌朝著我揮舞。

再見掌印，再度拾起父親厚實而溫暖的手，我望向門外漸漸暗下的天光，父親端坐的身影，如斯靠近，且清晰。

